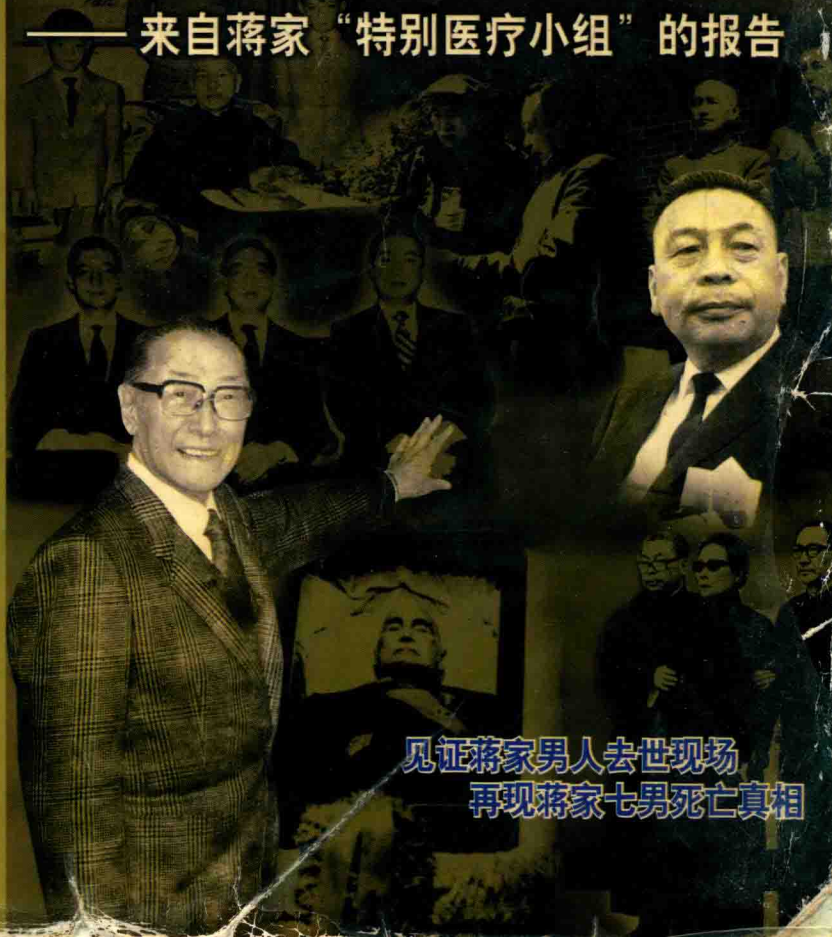


蔣



蒋氏家族三代男人 死亡之谜

——来自蒋家“特别医疗小组”的报告



窦应泰
◆ 著

见证蒋家男人去世现场
再现蒋家七男死亡真相

蒋氏家族三代男人死亡之谜

——来自蒋家“特别医疗小组”的报告

窦应泰 编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氏家族三代男人死亡之谜:来自蒋家“特别医疗小组”的报告/窦应泰编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2

ISBN 7-5075-1302-5

I. 蒋… II. 窦…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555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s.com

电话(010)83086853 (010)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东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5.625 印张 32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01-15000 册

定价:26.80 元

蔣

蒋氏家族三代男人 死亡之谜

——来自蒋家“特别医疗小组”的报告

窦应泰
◆
著

见证蒋家男人去世现场
再现蒋家七男死亡真相

华文出版社

目 录

编首 姜必宁远避媒体	(1)
1. 神秘而寂寞的慧济寺	(1)
2. 姜必宁与蒋家的渊源	(9)
3. 风平浪静之后探究蒋氏三代人的死因	(14)
第一编 蒋介石	(21)
一、猝死原因扑朔迷离	(23)
1. 讣告发布前没有死亡预兆	(23)
2. 数年后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发现端倪	(32)
3. 四次公开露面全为掩饰病情	(35)
二、从便血到车祸,蒋介石雪上加霜	(41)
1. 最初的病因:前列腺肥大手术后遗症	(41)
2. 车祸:促成蒋氏病情加重的致命一击	(47)
三、昏厥·名医·胸穿误诊	(55)
1. 血管动脉硬化终于导致心脏病猝然发作	(55)
2. 在漆黑夜幕下车队悄悄移向台北	(62)
3. 胸穿的失误引发了高烧和再度尿血	(68)
四、蒋介石最后死于心脏病	(77)
1. 在清明节的前夜终于油干灯枯	(77)
2. 蒋介石殁后哀荣	(86)
第二编 蒋经国	(97)

一、13:一个被西方称为不吉利的日子	(99)
1. 蒋经国的医疗班子	(99)
2. 在临死前突然发生大量咯血	(102)
3. 蒋经国噩耗传出后台北反应平静	(107)
4. 宋美龄:白发人送黑发人	(110)
二、姜必宁的苦衷	(114)
1. 姜必宁躲进了阳明山	(114)
2. 几位被赶出官邸的医师各有苦衷	(123)
3. 将左眼失明归罪于医生	(133)
4. 因惧怕爬高台阶而取消既定的公祭活动	(137)
5. 从美国请来的中医居然妙手回春	(141)
三、他确因糖尿病而死吗	(148)
1. 蒋孝武对父亲的死因提出质疑	(148)
2. “截肢”谣言与“饮食”之争	(161)
3. 姜必宁答记者问	(170)
4. 死因种种,各有因由	(174)
四、头寮葬礼前后	(178)
1. 蒋经国《遗嘱》再起风波	(178)
2. 真《遗嘱》? 假《遗嘱》	(182)
3. 蒋氏两遗孀与三个子嗣	(185)
4. 大溪头寮与慈湖陵墓遥遥相望	(193)
第三编 蒋纬国	(199)
一、死前的心事与烦恼	(201)
1. 香港记者探视蒋纬国病情	(201)
2. 住院前曾对记者坦述蒋家近况	(210)
3. 死前了却心中多年大事——出版自传《千山独行》	(215)

4. 在弥留的时候见到了从美国回来的妻子	(221)
5. 在病房里惊闻“强拆住宅”的恶讯	(225)
二、迁陵大陆和“藏枪事件”	(231)
1. “二蒋”迁陵大陆:死前的夙愿没能实现	(231)
2. 藏枪事件与女佣的自杀身亡	(240)
3. 在弥留之际心驰故土	(246)
三、意料之外的身后风波	(249)
1. 死后公布蒋纬国的谈话录音	(249)
2. 蒋纬国临终前确曾说过:父亲没有生育能力	(254)
3. 八盘录音带真伪引起轩然大波	(259)
4. 真遗言还是假遗言	(265)
5. 范光陵成了新闻人物	(268)
6. 蒋纬国“遗言”险些引发官司	(276)
第四编 蒋孝文	(281)
一、几种死因都不能成立	(283)
1. 是病死,还是被“谋杀”而死	(283)
2. 是死于和“西贡玫瑰”的淫乱吗	(289)
3. 是死者家属报复致死吗	(294)
二、什么是真正的病因与死因	(303)
1. 徐乃锦否认两次车祸与蒋孝文患病有关	(303)
2. 傅仁义说:蒋孝文最后并非殁于糖尿病,而是死于喉癌	(317)
第五编 蒋孝武	(325)
一、蒋孝武猝死	(327)
1. 在就职典礼的前三个小时猝死	(327)
2. 海性法师从其面相上断定“阳寿已尽”	(336)

3. 入院时刘正义说:“孝武的病不要紧!”	(340)
4. 人已死去,医生却说不出死亡原因	(347)
二、死后未波经年不息	(353)
1. 是“荣民总医院”失职致死吗	(353)
2. 蒋孝武是死于“竹联帮”的谋杀吗	(362)
3. 蒋孝武是“自杀”而死吗	(369)
4. 姜必宁对蒋孝武死因仍有保留	(375)
5. 蒋孝武的死因再生风波	(379)
第六编 蒋孝勇	(385)
一、食道癌手术前后	(387)
1. 吐血,只是癌症的一个信号	(387)
2. 腹腔打开后发现癌细胞大面积转移	(393)
3. 在化疗战中显现出病弱者的坚韧	(401)
4. 蒋孝勇带病赴大陆	(408)
二、化疗·后事·《回忆录》	(422)
1. 在病中上阳明山谈“移灵”	(422)
2. 《淳淳与藐藐之间》也是一种遗言	(427)
3. 到旧金山处理后事	(434)
4. 最后的日子与《最后的告白》	(442)
5. 蒋孝勇:“我不需要延长生命!”	(447)
第七编 章孝慈	(455)
一、病在北京	(457)
1. 台湾对章孝慈在北京猝病的反应	(457)
2. 章孝慈为归来曾煞费苦心	(461)
3. 北京为章孝慈举行病情“发布会”	(466)
4. 章孝严飞抵北京以后	(470)

二、殁在台北	(475)
1. 章孝慈的专机直飞台湾受阻	(475)
2. 回台后进入“植物人”生理状态	(478)
3. 东吴曲终人不散,人到殁时未归宗	(484)

编首 姜必宁远避媒体

1. 神秘而寂寞的慧济寺

199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台北下着入春以来的第一场小雨。在雾雨蒙蒙之中,一辆别克小轿车从位于台北石牌的“荣民总医院”里悄然驶出,它很快就抛开了喧嚣的市区,拐向一条通往郊区的僻街,在轿车的前方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庙宇。

车内坐着一位年逾六旬的学者,他两鬓略有华发,宽大的前额下有一双睿智深邃的眼睛。看得出他的前半生不仅历经杏林中的种种风险,同时也看惯了政坛宦海的风云变幻。他静静地透过层层雨雾凝视着前方,当他看到雨雾里那幢碧瓦璀璨的古寺时,眼睛里忽然现出一抹光亮。

烟雨蒙蒙中显现出来的古刹名叫慧济寺,坐落在天母区古城墙附近的一处茵茵碧草之间。它的左侧是流经台北市的基隆河。它的右边则是一条碧波荡漾的新店溪。就在两条碧水交汇的地方,那片偌大的碧绿草坪中间,耸立着一座建于清代的百年古寺。在晚清至民国年间,这里原是台湾香火旺盛的观音道场,古寺的开山鼻祖乃是浙江鄞县的一位远游僧侣,他死前决定将古寺交付从浙江普陀来此修行的海性法师,代他主持慧济寺。海性法师主持慧济寺后,扩大了寺庙规模。到了近年,经历数十年风雨沧桑的慧济寺变得越加碧瓦参差,朱廊曲折,几进大殿将偌大一座古寺映衬得十分壮观。

那辆小轿车在雨中沙沙驶进了古庙的山门,不久,它稳稳停在一幢大殿前。车门开处,悄然走下一位穿黑色西装的老者,他器宇轩昂,身材挺拔,枣红色的领结系在雪白的衬衣下,越加使这神秘的来客显得额外潇洒。此人就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世时红极一时的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

当年看惯台北政坛宦海、与蒋氏家族有着极深渊源的姜必宁,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细雨霏霏的阴天,神不知鬼不觉地独自来到这香火清寂的慧济寺呢?只有过惯了尘世喧嚣、历经了政海波涛的人,才希望在心事纷纭中寻觅安逸的净土。姜必宁今天突然来到这座处于闹市边缘的寂寞所在,自然与这古老并具有非凡经历的寺庙不无关系。

姜必宁当然不会不知道,慧济寺实则早就是蒋氏家族的一座家庙!它之所以成为蒋氏家族兴衰荣辱的历史见证地,就是因为这座寺院曾经与台湾岛显赫一时的蒋家王朝有着特殊的因缘。姜必宁知道这座慧济寺是他1970年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就改成了蒋氏的家庙,其重要价值几乎可与士林地区那座专供蒋介石、宋美龄伉俪做礼拜的凯歌堂相媲美,在台湾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姜必宁正静静地伫立在大雄宝殿前的细雨中,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阿弥陀佛,原来是姜医师大驾光临!愚僧有失远迎,得罪了。”从大殿里走出一群僧人。姜必宁回身一看,发现为首者面若重枣,银须飘逸。身穿一袭大红袈裟,满面欣悦地疾步走来,他就是姜必宁极为熟悉的慧济寺住持僧性海法师。

姜必宁今天在人烟萧条的慧济寺里见到性海法师,马上想起这位僧人往年曾经有过的辉煌与荣耀。蒋家历来与佛家有因缘。当年蒋介石在大陆时,就与奉化雪窦寺的太虚法师关系密切。到了台湾后这海性法师又成了蒋家的至信之僧。姜必宁曾经奔走于蒋家官邸,自然与性海法师有着相同的感受。如今他与性海都走出了宦海政界的视野之外,成为了不受官方注目的人士。所以,姜

必宁和须发皆白的海性法师皆有劫后遇故知之感。姜必宁急忙迎上前去,向性海法师深深一拜,说:“性海大法师,我今天突然造访,也许您定会感到有些突然。可是,你我从前都处在身不由己的世事纷扰之中,直到今天,才有了重叙旧情的机会。当我看到这座古寺,就会想起当年许多逝去的往事啊。”

“言之有理!”海性法师慌忙一揖,他显然对这位曾经在蒋氏家族兴盛年月接连出入两所官邸,又曾经为蒋家三代人先后医治疾病的著名心脏病专家的话,心里领悟颇多。海性法师意味深长地说道:“姜医师所言甚是,世事难料,波谲云诡。任何一个政治家族,也绝不会永远处于兴旺的高潮。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也!虽然蒋家大势已去,可是对于出家人来说,兴兴衰衰本是寻常之事,又何必再去看那往日的荣耀呢?”

“此言甚有哲理!”姜必宁望着童颜鹤发、仙风道骨的海性法师,颇有同感地叹息一声:“其实,医生与佛家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天下任何事情都有起承转合的变数,对于我们这些拯救人间生灵疾苦的人来说,自然无意于那些政治行情的起落。我们以良善行医于世间,又以真情救治于民间疾苦。所以,我与海性法师都不会有失落之感。不知此言对否?”

海性法师凝视姜必宁良久,忽然双掌合十,闭目凝神有顷,点点头说:“姜医生所言自然极有哲理,不过世事既变,你我也难免有今昔之感。因为我们毕竟都与蒋家有着极深的因缘啊!阿弥陀佛!”

姜必宁听了海性法师的话,心里不禁怦然一动。但是他不再多说,索性随着古寺的主人,穿过一道道回廊,转过两层碧瓦参差的大殿,向着空旷寂静的后殿走来。一路上,他看着那些熟悉的殿阁与廊庑,油然想起许多有关慧济寺与蒋氏家族的往事。虽然斗转星移,如今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蒋氏家族,早已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油干灯枯,曾经拥有的势力正随着蒋家第三代子

孙们的生生死死与远离台岛，而逐渐显现出它不可逆转的渐微之式。然而，姜必宁和性海法师却永远不会淡忘慧济寺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姜必宁知道：在 1972 年以前，这座古庙一直处于香火萧条的窘况。可是自从这一年的九月，古庙里忽然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第一次规模隆重的法事，就是由秦孝仪（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的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太夫人的百年冥诞大法会。

那一次姜必宁是平生首次来到古色古香的慧济寺，也是第一次结识德高望重的性海法师。在姜必宁的记忆中，慧济寺里的第二次盛大活动，是 1975 年蒋介石作古以后，于当年 6 月 12 日在这里举行的蒋介石“五七”冥寿活动。他记得那次佛事的规模要比前一次还要大得多，整个大殿里人山人海，车马云集，冠盖如云。那时的蒋家，虽然失去了开山鼻祖蒋介石，可是蒋家后主蒋经国的势力刚兴。而且，蒋经国出山伊始，势力便如日中天，决不比当年的蒋介石逊色。而这次蒋介石的“五七”法会，又是老夫人宋美龄一手操持的，所以慧济寺几乎成了当时台湾佛教界一个引人注目的所在。

海性法师和宋美龄联袂为故去的蒋介石操办的这场法事，完全依照浙江故乡的风俗，处处显示出家祭的特色，隆重地祭祀和追悼亡灵。姜必宁知道就是从那时开始，从前只在年节里接受香客拜祭的慧济寺，渐渐变成了政治性很强的蒋氏家庙。1988 年 1 月 13 日蒋经国病歿以后，也是在这座慧济寺里，蒋孝武委托海性法师，为他的亡父在古庙的大雄宝殿里举行了为期七天的“五七”大法会。当时蒋家虽然气数将尽，可是台湾政界高层的大员们，还是如云而至，为蒋氏家族举行的最后一次家祭助威。慧济寺再次成为政治人物光顾的地方，车辆人马之盛，冠盖来者之多，在台湾来说都可谓开一时之盛举。

“世间之事，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姜必宁暗自叹息着。

他知道一度辉煌的慧济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由高潮走向了无人问津的低谷。他万没想到一座普通的寺院,也会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显现出它人力不可左右的兴衰。不久,蒋经国的长子孝文和次子孝武也先后故去。浙江籍出身的海性法师,却依然保持着与蒋氏遗族们的关系,他仍然还像从前蒋介石和蒋经国在世时一样,尽心尽力地接连为这些死去的蒋家后人,一一作了法会。不过自蒋经国以后的第三代人死去时,法会的隆重程度也随着世事的变化而盛况渐衰。慧济寺里再也无法见到三蒋在世时那种冠盖满庭院、香烛绕大殿的盛况了。

蒋孝文去世时,蒋经国的势力尚在,景况自然不同。可是到了蒋孝武去世时,慧济寺里的大法会虽然仍照例操办,可是却丝毫不见了官方的支持,纯粹成了家庭的祭祀活动了。到了举行法会的时候,前来参加的大多是些蒋氏从前的旧部袍泽了。那些当今仍然活跃在台湾政治舞台的要员们,虽然其中也不乏二蒋生前提携的后起之秀,可是他们大多躲而避之,慧济寺的香火也随着蒋氏家族的势微而越显暗弱。不过,惟有姜必宁是一个例外,他是每一次蒋家家祭活动中必来的外客之一。

“大法师,最近蒋家还有些什么人到庙里来过?”姜必宁旧地重游,面对寂静而萧条的几层大殿,他心情格外沉重。特别是当他看到慧济寺的几层大殿年久失修,门窗破败,往昔的风华不再了时,他情不自禁地探问说:“既然这里曾是蒋氏的家庙,我想不会没有人来的吧?”

“多谢姜医师吉言,当然还是按时有人进庙的。”海性法师将姜必宁引进那座碧瓦参差、朱柱闪亮的大雄宝殿中来,他郑重地对姜必宁捋须说道:“虽然慧济寺不像从前两位蒋公在世时那么香火繁盛,可是这里毕竟是蒋家最好的拜祭思祖之地啊!自从孝文先生故去以后,他的夫人徐乃锦女士和蒋家其他遗族后人们,每年仍时时前来这里作佛事的。特别是徐乃锦女士,更是将小寺当成了她

寄托哀思的地方。为了常常到寺里拜祭先人和亡夫,她还情愿拜认贫僧为她的皈依佛师长。”姜必宁注意地听着。

海性法师继续说道:“蒋家其他后人,也从来没有淡忘这个家庙,每年每节,必有人前来上香。她们虽然也不富有,可是年年都有一笔不菲的经费交到贫僧的手里,用以还愿和修葺古寺局部,可谓她们没有淡忘慧济寺的恩德啊!自然,这里今天虽然变得冷清了许多,可是却仍然不失为蒋家族人可以求得圆悟、圆修和圆证的最好道场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姜必宁闻听此言,不禁肃然起敬。

大殿里有几分肃穆。一缕阳光透过镂花窗子投映进来,映亮了大殿深处那幅巨大的蒋介石画像!这幅画像是蒋介石 1975 年死后,由宋美龄主持移至此地的,而且安置在那尊释迦牟尼座像之侧,让来到这里的人,一眼就可以见到那位一度权倾全岛的政治强人遗容。姜必宁恭恭敬敬向着蒋氏的画像鞠了一躬,以示他对死去故人的怀念。姜必宁发现,在蒋介石的遗像下方,供奉着一个个灵位,它们是:

蒋经国(1910 年—1988 年)

蒋孝文(1935 年—1989 年)

蒋孝武(1945 年—1991 年)

.....

姜必宁又依次向供奉在蒋介石遗像下的蒋经国、蒋孝文、蒋孝武等人的灵位一一鞠躬。然后他直起身来,准备结束这次每年必来的祭祀活动。

可是就在这时,海性大法师忽然向他提出一个意外的要求来:“姜医师,您也许知道,自从蒋先生故去以后,台湾上上下下都对蒋氏家族几代人如此迅速的故世,素有各种奇怪的猜测。因此媒体对那些社会上的传闻也十分感兴趣。前几日,忽有一位《自立晚报》的记者来到小寺烧香,他百般拜求贫僧,非常想面见先生一面,

以求释疑。贫僧盛情难却,只得应允下来,如今姜医师果然又来小寺,不知您可否拨冗会见记者?”

“这……”素来与台湾政界高层人物接触,行迹始终不为外界所知的“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听了海性法师的一席话,心里不禁暗暗一惊。在此之前,他作为与蒋氏家族关系密切的“御医”,又何尝不知道外界对蒋氏家族三代人接连的死去,多年来一直都舆论纷纭,各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和无中生有的种种谬传,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可是作为在蒋家三代人生命最后岁月里,一直守候在病榻旁的姜必宁来说,他当然知道许多外界无法知晓的秘闻,内中最为详细的内幕,他是从不外示于人的。那是他作为医生的医德,也是他身处台湾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所不得不自约自束的处世哲学。然而,现在有与他私交至深的海性大法师出面,姜必宁一时无法作答。因为他实在不敢驳回海性法师的金面。可是,如果让他当真出面接见一位台湾报纸的新闻记者,至少他在目前还心有畏难。一时答也不是,否也不是。

海性法师发现姜必宁的神色略微一变,马上猜出他内中必有苦衷。但是他既然已经答应了记者所求,必要坚持说项成功。海性法师仍然深深向姜必宁一揖,说道:“世间之事,本来就无秘密可言。只是此一时彼一时而已。从前的秘密,将来就是公开的事实。也怪贫僧多事,早已应允了记者的恳切相求。不过,姜医师,既然民间对此有着种种不符实情的猜测,您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何不公开接见他一次,以澄清历史的真相,那些有关蒋家的生生死死,毕竟迟迟早早也会昭示于民间的啊!”

姜必宁静静伫立在大雄宝殿门前,眼前细雨如幕。他面对德高望重的海性法师,一时应也不是否也不是。因为在那时候,虽然蒋氏家族在台湾早已是油干灯尽,瓜果飘零的惨淡局面,可是,有关蒋氏家族三代人的死亡原因,不知为什么却始终都是媒体上关注的热点。从前,台湾各报的记者不断有人企图接近他,希望通过

采访姜必宁揭开历史的尘封。可是却让机敏老练的姜必宁以巧妙手法分别加以避开或推掉了。特别是那些通过种种渠道,想从他口中得到有关蒋家三代人死亡内幕的一些记者,姜必宁更是委婉拒之。

姜必宁不肯接受任何新闻记者的采访,这在台北已成公开的秘密了,可是如今他感到再也难于推托或回避了。因为《自立晚报》的记者,已经求到他最为敬重的海性法师门下,而且从来对他一无所求的海性法师已开尊口,他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又如何可以虚与委蛇,婉言谢绝呢?

细雨如麻。姜必宁想到这里,对海性法师说:“大法师难得开口。本来,蒋氏家族三代人的死因并不复杂,依我观之,也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么神乎其神,更不该被人搞得扑朔迷离。可是,我绝不想在别人说三道四的时候,随便再参加进去,道出独家的新闻。即便我所说的确是实情,可是在那些对蒋家三代人死因抱有种种疑虑的人看来,我说的那未必都是实情。不过,现在既然大法师开口,我姜必宁是有必要见一见记者的了。只是不知这位记者是否可以如实报道我的谈话呢?”

海性法师急忙从宽大的衣袖里,取出一张精致的名片来,双手捧上说:“世间之事,越是众说纷纭,越有澄清的必要。而且,姜医师毕竟曾是蒋家几位死者的历史见证人。当世间的风风雨雨都过去之时,一切都该归于平静。姜医师又何必畏首畏尾?既然您有话想说,何不就说个痛快?”

姜必宁接过那张名片一看,上印:

《自立晚报》特派记者 林一清

姜必宁在殿阶上沉吟良久,忽然回过头来,向着仙风道骨的海性法师深深地致礼,说:“既然大法师引荐他,那么,就请这位记者择日前往医院去见我就是了。我一定会接受他的采访,可是,请大法师告诉那位记者,虽然我可以接受他的采访,可是有关蒋家三代